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九十六回 張洪教暗進雨壇 傻和尚明警世界

話說洪教真人將甘忠元告瀦龍一案辦明，吩咐法官：「明日是妖僧祈雨之期，陪駕進壇，與黑面僧相會，須要留神。各按方位，守住汛地。候邪僧上台，即刻把符焚化。我在龍駕伴主。爾等千萬仔細，莫要驚動聖上。那時擒住妖僧，也顯洪教道法高。」不多時萬歲駕到午門，眾人跪接。山呼已畢，一齊相隨御輦，宜人隱在眾人內，前呼後擁，出了正陽門，霎時進了雨壇。到了龍棚，佛爺下輦，升了寶座。眾文武復又參拜，分為左右侍立。此時番僧尚未來到。天師同法官進壇，暗中佈置齊畢，專候著番僧進壇，好焚符咒，此話不表。且說聖義村三官廟傻和尚，自從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點化，授了金字真經，因他的根基本深，一至夜靜，自有神人指教。

不上幾月工夫，不知不覺醒悟，萬法皆通。說的禪語，俗人一點不懂得。這夜至三更時，他在三官殿中靜坐參禪，睏覺之際，毫光四起，竟將廟院照的通紅。村中人皆以為廟內失火，火光冲天。眾人約齊說道：「咱們往廟裡看看，到底是何緣故。」一同走至廟前。門卻未閉，一齊走入，打算要問問傻僧。走到殿前，只見傻和尚赤著身體，獨坐三寶殿供桌之上，閉目沉睡，渾身淋汗。此時正在隆冬，天氣甚為寒冷，他乃赤身大汗淋漓。

眾人看罷，說道：「有些奇異！」從此合村人無不供奉。

到次日早起，合村人約齊老少男女，同奔到三官殿內，見了傻和尚一齊參拜。傻僧一見，先傻笑了一陣，瘋瘋癲癲，眼望眾人說道：「我的佛！你們都是胡鬧！要祈雨該求龍神，求我會下雨？要求我本事，只會這吃齋。雨已降下，就到。我要駕著烏雲，入山去找龍神，那時你們求他。我的佛！」滿嘴胡念了幾句，復又傻笑了一陣。眾人俱不懂他的話，但見他放倒身子，仍是酣睡，打起呼來。眾人看著，一齊贊歎，互相抱怨走著，彼此暗咒禿驢可惡。傻和尚見眾人去後，到了天晚，上課已畢。至次日清晨，把傻和尚留下的破衲頭，斜披肩上，手拿木魚，舉步出廟，回手倒扣廟門。因感莊主之恩，繞莊走了三遍，高聲朗誦佛號。又將木魚敲得聲響震耳，念了幾句偈語道：天龍不慈悲，晴天大日頭。要祈甘露降，還得善人修。

聲音不斷，繞村念了三遍，招得犬聲亂咬。此時天氣尚早，村人俱未起來，夢中驚醒，聽了俱各不解。及至起來尋覓，傻和尚蹤影不見，眾村人納悶。且說傻和尚圍村念罷偈語，又到他父母墳墓之上磕了幾個頭，兩腿如飛，竟撲奔通州北關。不多時到了關廟熱鬧之處，一邊走著手敲木魚，一面高聲念道：要相逢，不相逢，誤進繁華一座城。天公不怒不垂淚，塗炭生靈心不公。傻不傻，靈不靈，前生造定難變更。這方人，也識透：阿彌陀佛！天下安寧雨便傾。

傻僧念這幾句，原隱著「方人也」三個字。當初賢臣作江都知縣，假扮道人私訪，將「施」字拆開，號稱「方人也」。

今傻僧安心顯應，驚覺賢臣，故把這三字編成口號，滿街念佛。

軍民不知，以為妖言，俱不在意。

此時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齊集城隍廟，參神禱祝。眾官正在拈香已畢，忽聽廟門外敲的木魚連聲響亮，口裡念的聽不出是唸經卷是詩詞，眾官全不理會。惟有施公聽他念的有因，不覺心內懷疑，將要派人去看問，忽聽誦的又改了話語。施公與眾官復又側耳細聽。只聽外面大聲念道：「

好哇！先不該，我不傻來又不呆，昊天遣我下瑤階。世人不公心太狠，感不動龍天淚下來。「方人也」，不明白，不拜靈山好怪哉！阿彌陀佛，可笑你，再遲時我轉天台。」

傻僧在城隍廟外喊念，賢臣在廟內聽得甚為真切。又聽木魚打得震耳，只在廟前來回朗誦。眾官聽了，俱都不解，仍去閒談。施公心內暗想，忽然醒悟，說：「哎呀！這內中分明隱著『方人也』三字，應了我初任江都縣，暗訪五虎惡棍，路途甚遠。此人如何得知？」施公想罷，暗自說道：「何不叫他進廟內盤問盤問？」叫聲：「施安，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進來。」

施安答應，走出廟門外面，大聲叫道：「僧人！我們老爺喚你進廟有話說。你快隨我去。」傻僧聞聽也不答應，隨著往裡便走。到了大殿之外，即便立住。賢臣與眾官在殿中閃目觀瞧，怎生模樣，有詩為證：

髮蓬足赤真不堪，破爛衲衣身上穿。
憨相面上油泥厚，點頭傻笑帶瘋癲。
蟲子渾身爬又滾，斗大木魚掛胸前。
化現所為求甘露，安心驚覺施不全。
借此為由欲遠遁，俗人哪視此機關。
可歎迷人參不透，真假不辨作笑談。

施公與眾人看罷，俱不知何意，當作掛單和尚看待。眾官因知施公最難說話，俱不多嘴，暗暗好笑。施公叫聲：「傻僧人，你進廟來，我有話問。」但見傻僧在殿外答應說：「來了！特來問你，何必問我？」說著，瘋瘋癲癲來至殿內，那種氣味令人難聞，眾官各掩鼻躲到一旁。施公只得閉氣問道：「你這僧也太膽大！人，私訪惡霸。你何以隱在禪語之內，「細細說來。」傻僧見問，說道：「不用究問，聽我說來：你說你忠不算忠，你說你奸不算奸。好哇！忠奸二字難分辨，攝款提鈔入私囊。忠呀奸！」

施公聞聽隱語戳心，不覺惱怒，高聲大喝道：「我聽你這瘋僧滿口胡言，就該掌嘴！」眾官見賢臣發怒，俱替傻僧擔怕。

那傻和尚卻全無懼色，仍又傻笑。此時施公見他這等形狀，隱語之中似有奇異，連忙問道：「你能求雨麼？」傻僧笑道：「那是我的拿手戲。」施公聽罷說：「能夠求雨，恕你無罪。若要是無雨，一定重責不恕。」施公與眾官談論，只聽殿房內把木魚敲得連聲的響，憨聲憨語，跪著宣讀佛號。眾人聽著，都不甚懂。到了天晚，賢臣與眾人議論，都不回衙，就在城隍廟過宿，候著明日午後應驗否，此話不表。

且說正乙天師隨著聖駕到了雨壇，吩咐法官諸事備畢，仍然退在文武班內。聖上在寶座上閃龍目觀看：但見正面高台一座，搭造得甚是齊整，懸花結彩。法台上一概應用之物，俱已備好，甚是鮮明。蒙古包搭在台後，還有許多喇嘛穿各樣套頭，在那里正候著番僧。萬歲看罷，傳旨問天師話。真人連忙越眾上前跪倒。老佛爺問道：「今僧人上壇，不知卿家怎樣行事？」真人口呼：「陛下降旨：令僧人登壇，臣自有法術擒他。」

萬歲聞聽，說：「卿家暫且退下，朕自有道理。」寡人仍然隱避在眾文武官員身後。

此刻吉時已至，番僧來到。聖上傳旨，命通事問：「僧人辰時進壇，何時落雨？可以下幾個時刻？」通事官領旨，回身行至蒙古包內，見黑面僧問明。復到龍棚回奏萬歲道：「奴才訊明僧人。他說：『辰時登壇，巳刻布雲，午時落雨。可以落到日落黃昏，包管足用。』」萬歲准奏，傳旨命僧人上台。番僧從台後上了雨壇。老佛爺在龍棚對面，看得甚是分明。但見番僧：重眉大嘴，黑面紅鬚；身軀矮胖，大肚累堆，長得甚是兇惡。又見他上了法台，對龍棚謝了聖恩，退在一旁。著令眾喇嘛繞台已畢，好去作法。眾喇嘛鑼鼓齊鳴，猶如嵩祝寺、雍和宮、黑黃寺打鬼的一般。眾喇嘛扮著二□八宿、九曜星官。今日番僧求雨，眾喇嘛穿用那些物件，為的是顯著威風好看。聖上看罷，一扭龍項，暗自傳目，叫聲：「張愛卿，你看番僧胡鬧求雨，要這些何用？」真人見問，連忙跪倒，口尊：「萬歲！番僧如此，無非枉勞氣力，他如何能求得下雨來？臣啟我主，容臣前去作法，以擒妖孽。恕臣慢君之罪。」佛爺說：「休令妖僧走脫！」天師復又進了龍棚，回奏道：「臣啟我主，微臣俱已備妥，大約妖邪插翅難飛，少時我主自明。」番僧是何怪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